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情未央/孟华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2. 1

(花雨, 第9辑/珠雅主编)

ISBN 7-5387-1630-0

I. 情... II. 孟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3191 号

花 雨 (第九辑)

主 编: 珠 雅

◎作 者: 孟 华 等

策 划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
装帧设计: 杨 丹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 0431-5638648

邮政编码: 130021

印 刷: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64

印 张: 144 字数 4800 千字

版 次: 2002 年 3 月第一版

200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7-5387-1630-0/I·1559

定 价: (全 48 册) 216 元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
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锁心玉(情锁之鬼篇)(藤萍)

主角:无射,宛容玉帛

内容提要:

他是一个怨灵，

因为有着太强烈的爱，

所以生灵化怨灵，不愿离去……

但是，他不相信屋下这个又娇又媚的女子，

便是昔日优雅怡人的“无射”，

更是意图谋夺他家传古物，害他身化异鬼的人！

他倾心所爱的女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啊——

她聪明，任性，市侩，是众人眼中的狐媚女子，

化身文雅可人的书卷女子吸引他，

她害他，又救活他——一切，

只因她爱上了这个温柔得令人心痛的男子，

如此温柔，如此善良——原来，他的失忆，

其实是不愿想起她对他的谋害，

不愿想起……

愿生

街道。

人来人往。

“哎唷！”一个小童被个路人撞了一下，失声惊呼，眼看就要跌得一个狗吃屎。地上是青花石板，若是撞正了头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。

一只手伸了过来，轻轻地扶住那个小童。

小童惊魂未定，抬起头来，却看见一张眉眼弯弯的笑脸，正温柔地看着他。来人微微弯下了腰，眼睛笑得与眉毛一般弯弯窄窄，无限温柔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

小童点了点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他从来没见过笑得如此温柔善良的大哥哥，“大哥哥，多谢你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喜欢这个笑得眉眼弯弯的大哥哥，看起来好温柔。

“我叫愿生，我没有姓。”笑得眉眼弯弯的人仍是那样弯着腰，很和气地回答。

这是这个叫做“愿生”的男人第一次出现，就像千百个普通人一样，他穿一身宽宽荡荡的白色长袍，除了笑得分外温柔的双眼，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。

四凤金银楼。

任何在江湖上走动的人都知道，冠有“一凤”，“二

凤”等名号的银楼全是千凰楼名下的产业。千凰楼作为珠宝银楼的翘楚，十余年来名扬四海，富甲中原！

令千凰楼得享大名的，不仅仅是钱财广积，还有智计绝伦的前楼主——“七公子”秦倦，以及孤高冷漠的现楼主肖飞。江湖中人尽知，欲解麻烦事，先找七公子；身中不治疾，必求肖先生。前后两位楼主令千凰楼盛极一时，无人可及它的财富，也无人可以漠视它的影响。毕竟这世上可以与少林掌门论佛，与武当道长下棋，与天外草圣辩驳医道的，能有几人？而不幸两位楼主便是这几人之二。四凤金银楼既是千凰楼的产业，自也无人敢去动它的歪脑筋。但再精细的店家都有疏忽的时候。

“店家。”有人很温柔地唤了四凤金银楼掌柜一声，声音和气得像初夏微熏的风，翻过千钱青荷的叶一般。

掌柜的抬起头，眼前是一张眉眼弯弯的笑脸，说出来的话也格外的好心好意，“你的客人掉了块石头，我追不到人，把石头寄在你这里，想他是会回来找的。”

“喔，”掌柜的仔细一看，所谓“石头”，是一块鸽蛋大的青晶石，正是自己刚刚卖出去不久，价值三万九千二十六两银子的那一块。他露出微笑，“这位小哥，多亏你帮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愿生。”笑得无限温柔的人很温柔地回答。

“来人。给这位愿生公子二十两银子。”掌柜的回头吩咐，又问：“不知小哥贵姓？”

愿生只是微笑着，摇了摇头，柔声道：“我没有姓。”

等掌柜的转过头来，手中拿了二十两银子。“咦——他人呢？”

一边看门的仆役指着门外，“刚走。”

掌柜的看看门口，又看看手中的二十两银子，目中露出困惑之意。

十凤翡翠阁。

翡翠多属贵重之物，十凤阁的翡翠更是贵中之贵，珍中之珍，价钱也就惊人得很。价钱惊人意味着少有人上门，也更意味着，有人上门必非等闲之辈。

现在正有人走了进来。来人一身白布宽袍，普通得很，不像什么腰缠万贯的金贾商绅，但那一脸良和的笑意，却一点也不会令人生厌。

“这位公子……”掌柜的上下打量着他。

来人非常温柔地躬下身来，以一双会笑的眼睛看着他，“我叫愿生，我没有姓。”

“啊？”掌柜的皱眉。

“我叫愿生，我想见千凰楼七公子。”来人很温柔地道，以一脸如明月照白荷的单纯，和晚风凉如水的柔和。

他像一只完全无害的白兔，有无限温柔的绒毛，和不能受伤害的善良。

掌柜的看了他很久，竟想不出拒绝的理由，怔了良久，才缓缓地道：“七公子不见外客。”

愿生摇了摇头，像否定他的说法，又像没有听懂他

的话。“我叫愿生，我要见七公子。”他笑了，重复了一遍。

那样完全无害，也不能受伤的温柔啊——
掌柜的定定地看了他很久，很久。

“我们名下十数间银楼近来都遇见了一个叫做愿生的男人，”肖飞与秦倦相对而茗，一边品茶一边低低地谈话，“连葛金戈的儿子也天天在说，他看见一个‘笑得好漂亮’的大哥哥，你以为……”肖飞一身黑袍，神色冷峻，一字一句，说得颇为着力。

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白衣人，一张脸清风白玉一般的温雅清隽，只是眉宇之间病态隐隐，美是美极了，却是不禁风吹、一折即断的病态之美。他便是令天下侧目的千凰楼‘七公子’秦倦。

闻言，秦倦淡淡一笑，语气低柔，幽幽微微，“你分明早有想法，何必问我？”他一双黑眸似是漫不经心地看了肖飞一眼，慢慢地道，“你是楼主，应该相信‘你以为’多过于我以为，若仍是事事问我，又如何理直气壮地做你的楼主？”

肖飞默然，良久冷冷一笑，“你又知道我楼主做得如何不理直气壮？”

秦倦举茶，浅呷了一口，仍是那样笑笑，“我知道。”他的语音低柔，本来不应该给人压迫之意，但听他慢慢说下去，却颇有令人心惊的犀利之气，“不要总想着你负

疚了我，没有那回事，这楼主，不是我让给你做的，也不是你抢了我的，而是——”秦倦的声音变得出奇的幽冷，“我命令你做的，你莫忘了。”

原来，在秦倦身为千凰楼主时，肖飞本是龙殿殿主，有夺权之举，而后千凰楼陡逢大变，危难之际，秦倦强令肖飞夺权为主，避免了一场浩劫。事情过去，肖飞虽然如愿以偿，却始终心存歉疚。秦倦的绝世才慧令他折服，因而逢事多问秦倦，奉他为主。但是秦倦何等才智，肖飞的心思他如何不明白？但一旦出了这是非之地，利益之圈，他是无论如何不肯再回来的。（见《锁琴卷》）

很奇怪的，一个前朝之君，一个篡位之臣，两个人多年来亦敌亦友，却可以对坐而茗，侃侃而谈，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并非友情，而是一种生逢知己，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。

“嘿，”肖飞对秦倦的说法不置可否，“我说这个愿生是冲着千凰楼来的，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，会有一个人会凑巧帮了这么多间银楼的忙，绝无可能。”他仔细看了手中的茶盏一眼，“而至于是什么目的，是好意还是歹意，还不明显。”

秦倦同意，慵懒地看着茶亭之外的无边花海，“若是别有目的，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”

秦倦说的话很少出差错，雍容优雅的七公子，有时候像被命运附身的幽灵，可以洞烛人心。他也许很柔弱，不会武功，但断然是一个强者。

“公子。”

在千凰楼内，可以称“公子”的人不知几许，但真正称呼到嘴上的，江湖皆知，只有一个人。

“什么事？”问话的不是秦倦，却是肖飞，自他接掌千凰楼以来，开口唤“公子”而非“楼主”的人已大大减少，若非事出蹊跷，他清楚不会这样。

来人是一位老者，进了茶亭，先向秦倦点头，算是行礼，才向肖飞拱手，“楼主，翡翠阁传讯，有位叫做‘愿生’的年轻人要见公子。”他年纪比秦倦加肖飞的年纪还要老，但对两人持礼甚恭，绝无丝毫倚老卖老的不敬之意。

肖飞与秦倦相视一眼，秦倦微微一笑。

肖飞却摇头，回首对老者道，“你明知你家公子身子不好，这牵枝绊葛的小事，也拿来惊扰他？翡翠阁何时变成江湖中人要见你家公子的通报之所？长此下去，千凰楼还要不要做生意？”

这话说得重了，老者脸色微变，“楼主教训的是。”

“你这是滥使性子，乱发脾气。”秦倦浅呷了一口茶，“我知道你怕累了我，也知道我刚才说你几句你不愿听，但是，江老在千凰楼十多年，翡翠阁经营得井井有条，你岂可因为一时之气，否认了他十多年的成就？你有霸气的好胜心是好事，我信你会把千凰楼带得更好，但却不可以把你的霸气施用自己人身上。千凰楼众认你为主，并非请你来任性妄为，而是信你可以领袖群雄，出类拔

萃，你莫忘了。”他说完，轻轻咳了几声，眉宇间一层倦态。

肖飞冷冷地看着他，只当作没听见，“你的意思，是打算见他了？”

秦倦点头，“只怕不容我不见，你以为？”

肖飞冷冷一笑，“他若有心见你，今日不见，明日也一定见得着。依你今天的精神，只怕也不容你见客，你不怕你夫人恼你？”秦倦的夫人秦箏娇艳刻薄，对秦倦关心入微，最怒的就是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

秦倦闻言轻笑，“她便是恼起来最见生气。”

肖飞哼了一声，“你是喜欢她恼了？”

“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”秦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“如何？使君心动，未有罗敷？”

肖飞心知再说下去，未免涉及儿女之私，当下冷冷地道，“你今日是见定了他？”

秦倦淡淡地道，“不错，迟早要见的，又何必今日示恶于人？为何不索性大方一些，也不会有人把千凰楼瞧得鄙薄了。”

“好。”肖飞似是被他触怒，“带人进来，公子在这里迎客！”

江老一拱手，出去。

秦倦微闭上眼，很显得有七八分倦怠之色，他轻揉着眉心。

“不舒服便回去，在这里强撑，也没有人会感激你。”

肖飞眼望着门外，冷冷地讥诮。

“你便不能少说两句？”秦倦摇头，他知道肖飞是在关心他，偏偏要做出恶言恶语，恶形恶状。

两个人低低交谈。

“七公子？”有一道温柔而兼有几分好奇的声音插了进来。

肖飞蓦地回过头来。他心中颇为震动，他自负武功不弱，但这个人什么时候来的，他竟丝毫未曾察觉。

来人和秦倦一样身着白衫。只不过秦倦穿起白衣越发的温文秀雅；而来人穿着一身白衣，白衣似乎会朦胧发光一般，映着那一张眉眼弯弯的笑脸，尤显得单纯良善。

来人令人一见而生好感。

“愿生？”秦倦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

愿生点头，脸上笑容未敛，“你是七公子？”

秦倦微微一笑，“我是。我听说——你有事要见我？”他发现无法对这个笑颜灿烂的人冷漠，他像一个不能受伤的孩子，让人无端便生起爱怜之意。

愿生笑了，他既像个孩子，这一笑又像对着孩子笑一般温柔而宠爱。他这样对着秦倦笑显得不伦不类，却又令人爱不成气不就。“我想七公子帮我一件事。”

“说。”秦倦笑笑。他这个“说”，与“什么事”可是大有不同。若问“什么事”，那是几乎答应了他，而“说”却从来没有答应什么。秦倦何等玲珑剔透，说话处处留

下后路。

“我希望七公子帮我查清楚一件事，”愿生并没有怎么笑，但依旧很温柔，眉眼弯弯，笑意十足，丝毫看不出悲伤，“我有一位兄弟，他和一位姑娘定了亲，但是突然之间死了。我希望七公子可以帮我查清楚他是怎么死的，然后把事情告诉那位姑娘，请她不必再等他。”

他的神色一点看不出是背负着这样的惨事，温柔的笑脸，像他今生今世过得无比幸福，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似的。

秦倦眉头微蹙，与肖飞对看一眼。秦倦沉吟了一下，“千凰楼并非官府，追查死因并非所长；而且愿生兄何不亲自调查，而相信我千凰楼？”

“官府把我……把我兄弟入棺安葬，我兄弟身上两处刀伤，官府却一口咬定他重病身亡。”愿生叹了口气，“而我……我却不能调查，否则，我也不会来千凰楼。江湖人言，若有不平事，先找七公子。我相信七公子聪明绝顶，一定可以很快查清楚我的，不，我兄弟的死因。”

秦倦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“那么，你兄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愿生不假思索，“宛容玉帛。”

“璇玑锦图书绣坊，宛容家？”秦倦低低地道，“那么，你也姓宛容？宛容家读书习武都是一绝，家传绣坊绣品无双，如此赫赫家世，你为什么说你自己没有姓？”他的声音低柔幽冷，肖飞一听便知，那是秦倦必定自愿生

的话中发现了什么。

愿生为之语塞，呆了一呆，“我……我与我兄弟并非……并非同姓。”他这样强辩显然牵强，但秦倦似笑非笑，并不反驳。

“你兄弟死了，你却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”肖飞冷笑。

愿生眉头皱了起来，显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求助地看着秦倦。

“那是因为死亡来得太突然了，是不是？”秦倦慢慢地道。

愿生点了点头，突然又摇摇头，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来从头说一遍好了。”秦倦轻敲着茶几，漂亮的乌眸若有所思，“你兄弟死了，你想知道他怎么死的。但你又知道他身上有两处刀伤，你想知道的，是为什么他会被人所杀，还是他身上这两处刀伤是如何来的？”

愿生如笑的眼神掠过一丝黯然，“都是。”

“其二，你出身宛容家，却不肯借助家中长辈来追查真相，求助千凰楼显然心有苦衷，除非，你并不希望见你家中长辈。”秦倦淡淡地道，“你兄弟死了，你并无悲伤之色，与理不合。你既是活生生的，为何不能自行追查，又为何不能自己把死者的真相告诉那位女子？除非，你不能见那位女子。”秦倦凝视着愿生，“我只有一个解释。”他一字一句地道，“你，就是你兄弟。”

肖飞吃了一惊，秦倦在说什么？这个所谓“兄弟”已

经死了，而这个“愿生”却是活的，他病糊涂了么？

愿生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倦，良久良久，他露出一个笑容，那笑是温柔无奈的，“我本希望七公子是聪明的，却不知道，七公子是太聪明了。”

肖飞震惊地看着他，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“我不是人，也不是鬼。”愿生笑得无奈，“我只是一个怨灵，因为心愿未了，怨恨未消，所以还不能化为鬼，不能入地狱，不能离开。”他的笑依旧温柔而带着他天生柔软的气息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姑且仍算他是人好了，说带着怎么样的怨恨，是如何难以令人接受啊！

“原来不是愿生，而是怨生。”肖飞摇了摇头。他没有说下去，是怎么样强烈的怨恨，才能使一个人死之后不愿也不能离去的灵魂硬生生留在世上，有形有体，宛若活人？怎么样的怨恨？怎么样的怨恨啊！

“不，”秦倦慢慢地道：“愿生，是因为你不愿死。怨生，是因为爱在！你有一个深爱的女子，因为你爱得深，所以怨得深。怨的目的并不是恨，而是不甘忘却了爱。”他看着愿生。“因为如果不怨，你便不能留在这人世，你想留在这人世，不是因为你想复仇，不是你怨恨凶手，而是不甘心忘却了爱。愿生也好，怨生也好，你能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你有太强烈的恨，而是你有太强烈的爱。”他目光犀利，看着愿生，“我说的对不对？”

愿生仍带着他温柔而无奈的笑，“我说过，七公子是太聪明了。”

“那个女子……”秦倦缓缓地道，“仍不知道你出了事？”

“宛容家书香门第，虽然习武，却不涉江湖。家中出了人命，未查清楚之前，是不会张扬的。更何况他们……他们并不知道我和她……”愿生叹了一口气，“宛容家读书成痴，若以他们来查，是万万没有结果的。我不愿死，真的不愿死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生灵化怨灵，要留在这世上？”秦倦轻吁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，“你不愿死，你不愿死……”他自己伤病缠绵，若非有一股“我不愿死”的心愿在支持着他，只怕也早已身化异鬼。愿生的心情他很清楚。但是，如何追查？如何追查？千凰楼并非官府，他自己病骨支离，要他去查案，那是万万不能。

“千凰楼不能介入这件事。”肖飞突然冷冷地道。

愿生吃惊地看着秦倦。

“不错，”秦倦点头，“千凰楼不能介入这件事，它并非江湖帮派，又非朝廷官府，一旦介入，必然陷入种种利害恩怨中纠缠不清，后患无穷。”他以手扶额，轻轻点了点额角，“千凰楼不能明着帮你，只可暗中给予你少许帮助，怨灵的身份我们会为你保密。”秦倦抬起头来看他，“我没有避事而逃的意思，这件事只有你自己最清楚，为何会为人所杀，又如何告知你心爱的女子，与其我们劳师动众，不如你自己去查。你已死过了一次，要伤害你并不是容易的事，你既然可以凭借心愿而留在世上，

你就必定可以凭借心愿去查清这件事，你有能力可以创造奇迹，只是，你不够自信而已。”

愿生定定地看着秦倦。

秦倦的目光幽幽柔柔，深湛而有安定的平静。

良久，愿生温柔地笑了，“我知道这九个字一定很俗，但我还是要说，七公子果然是七公子。”

秦倦只是笑笑。

而愿生却渐渐地淡去了，直至无影无痕。

“怨灵？”肖飞仍是不信似的看着他消失的地方，“想不到世上真有这种东西。”

秦倦慵懒地偎着椅子，“世生万物，神神鬼鬼尽在其中，你既信了世上有人，又何必计较是否有鬼？若生平无愧天地，神鬼又奈你何？更何况，我并没有看出神鬼与人有什么不同之处。”

肖飞不答。他知道秦倦意有所指，“神”指的是数世之前为神身的柳折眉；而鬼指的自是托名愿生的宛若玉帛。神鬼人真是了无差别，一般的为这世界痴痴我我，颠颠倒倒。要笑谁痴愚呢？聪明未必幸达，愚浊未必寂寞，既然入世未必出世苦，那又何妨恩恩怨怨爱它一场？人心，神心，鬼心，一般苦过莲心十分，但又为了什么甘愿呢？

二 愿同生

孤雁山庄。

杜甫有一首《孤雁》诗：“孤雁不饮啄，飞鸣声念群。谁怜一片影，相失万重云。”孤雁之凄清寂寞，是孤雁山庄取名“孤雁”的本意。

由此名，便知道住的是位很缠绵的女子，而且雅擅诗词。

山庄之外碧草青青，修竹森森，一派的冷冷清清。门口一副门联，“绿绮琴弹《白雪引》，乌丝绢勒《黄庭经》。”很显得主人风流婉转，六艺皆通，而且博才。这是畅当《题沈入斋》里的句子，知者甚少，主人以它为联，很有自得多才之意。

有人在幽幽地念些什么，随风深深浅浅，远远近近地飘忽。

那是一个很磁柔的女音，只听她低吟的是：“燕赵多佳丽，白日照红妆。荡子十年别，罗衣双带长。春楼怨难守，玉阶空自伤……”她的声音很动听，吟得很动情，听来也格外动人。

屋檐上一团白影正怔怔地听着。那是一个微微有些朦胧发光的东西蜷成了一团，仔细看才隐约看出那是个温柔笑意的白衣人，他是愿生。

她吟的是刘孝绰的《古意送沈宏》，仍是那样冷僻的诗，但是诗很缠绵。尤听到她吟到“故居犹可念，故人安可忘？相思昏望绝，宿昔梦容光。魂交忽在御，转侧定他乡。徒然顾枕席，谁与同衣裳？”愿生全身一颤。

他很想哭，但是他没有泪。他的泪已随他的身体同朽，他只是一个怨灵，欲哭，无泪。如何要他面对昔日的心爱女子，然后告诉她，他早已死了，面前的他只是个连鬼都不如的东西？他怎么说得出口？怎么说得出口？

他已经来了，却不敢下去见她，害怕她惊惶不信的眼眸，更害怕因为她的惶恐而承认自己早已死得彻彻底底的事实，怕她不会再像现在一般思念他，怕……他甚至不敢偷偷地看她一眼，只敢坐在这里听。

但她的下一句却几乎让他全身冰冷，几至魂飞魄散，消失于人间。她吟完了诗，下一句轻轻一叹，“他既已被你害死。你又何必斤斤计较我想是不想着他？”

屋中低低地响起一个男子的声音：“绣女，宛容玉帛虽然已经被我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，但他宛容家世代相传的璇玑图我还没有得手。何况我要他死，一半也是为了你。他若不死，我看你迟早动了心，你是我的女人。”

那女子声音一样的优雅动人，“我是你的女人，我从来没有忘记。背诗背词骗骗宛容玉帛那个傻瓜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明白？你怕什么？”

男子嘿嘿冷笑，“你的话也信得？你根本只是个骗死人不赔命的狐媚子，宛容玉帛当你是仙是神，我可不是那个书呆子，少给我作这副嘴脸！”

女子轻轻笑了几声，笑声娇柔婉转，如一匹黄纱轻轻落下三两朵小黄花，“你又这么了解我？”

愿生呆呆地听着，不相信屋下这个又娇又媚的女人，